

文革回憶錄叢書

青春

從

文革戰火走過

李正權 著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文革回憶錄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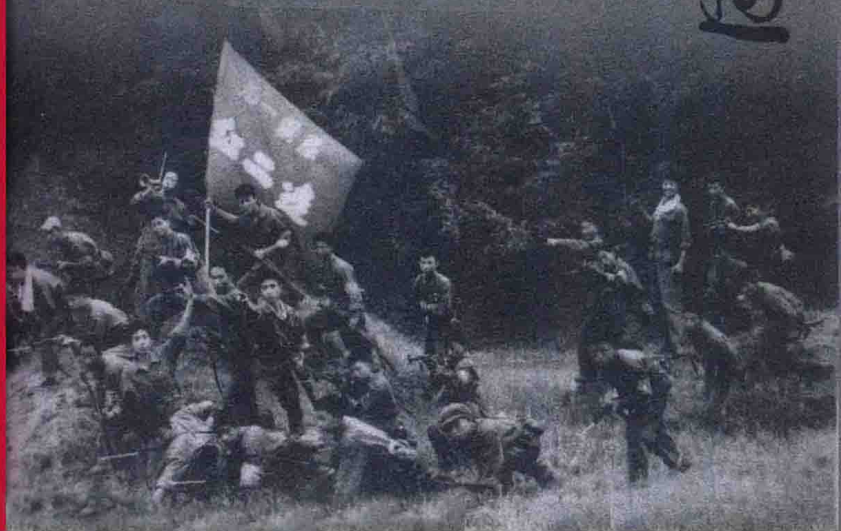
青春

從

文革戰火走過

李正權 著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責任編輯：林 濤

封面設計：胡 冬

圖書在版編目數據

青春從文革戰火走過 / 李正權 著 - 香港: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4.6

ISBN 978-988-16350-3-7

I ①青… II ①李… III ①文革 - 回憶 - 重慶

文革回憶錄叢書

青春從文革戰火走過

李正權 著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出版·發行

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 33 號豐盈工貿中心 5 字樓 G 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l : 00852-3921 6033

Fax: 00852-2528 5333

網 址: <http://www.cccpress.com>

Email : [info@cccpress.com](mailto:info@cccpress.com)

[sales@cccpress.com](mailto:sales@cccpress.com)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字 數: 332 千字

開 本: 880×1230 1/32

印 張: 12

定價: HK\$ 75 元

## 內容簡介

本書是作者對文革武鬥的回憶和反思，以較為廣闊的視野，在親見親聞的基礎上，通過當年調查和採訪得來的材料，比較全面地記敘了重慶文革從文鬥到武鬥，從最初的“冷兵器”武鬥到後來炮火連天的“全面內戰”的發展演變，記敘了武鬥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特別是專業武鬥隊中那些青年學生、青年工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樂，以及從搶槍到交槍、從戰場廝殺到戰後殺俘、從勝利進攻到敗退逃難武鬥全過程中許多重要的情節，許多正史不會記載的真實生動的細節。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是一部有關重慶文革武鬥的小百科。

## 序：刻骨铭心的回忆与反思

何 蜀

大約十多年前，在重慶市南岸區文聯辦的一份內部刊物《南山風》上讀到一篇連載多期的紀實文學《重慶武鬥瑣記》，作者署名李衡之，內容相當扎實，文筆生動，并蘊含有較深刻的反思，非親歷且有認真觀察與思考者不可能寫出。我向主持該刊編輯工作的楊金邦打聽，才知道作者真名李正權，是文革中反到底派的中學生紅衛兵，是當年武鬥的參與者。我于是與李正權聯繫上，從此成爲朋友，有了對文革特別是武鬥歷史進行回顧、探討的多年交流。

進入新世紀後，我曾經打算編一本有關重慶大武鬥的資料書，想把李正權的《重慶武鬥瑣記》中一些內容節選編入，但考慮到擬編入書中的其他各篇都是親歷者的回憶或日記等資料，而這一篇却是以第三人稱寫的“紀實文學”，不大好混在一起，就建議他用第一人稱改寫成回憶錄。他當時還在一個政府機關上班，不願讓單位上的人知道他寫有這樣的“敏感題材”作品，更不願讓單位上的人知道他曾經參加過文革中的武鬥（這也是他在《南山風》上發表時用了“李衡之”化名的原因），所以就暫時擱下了。直到近年退休之後，他才着手改寫，完成了這部回憶錄。

李正權的這部回憶錄，讓我看重的主要有兩點，一是其內容的真實生動，二是其深刻的反思。

在當年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的數億人中，參加武鬥的人只是極少數；而在參加過武鬥的人當中，能够清晰地如實回憶那些經歷的人又是極少數；在那些願意回憶武鬥經歷的人當中，能够自己動筆寫出來的也只有極少數；在這能够寫出回憶的極少數人中，

能够寫得細緻生動而且能作深刻反思的，更是鳳毛麟角。從這一點來看，李正權的這部回憶錄就十分難能可貴了。

我接觸瞭解過一些文革造反運動的親歷者，發現在這些人當中，能够對文革特別是對自己參加過的造反運動進行反思的，主要有兩類人：一類是文革前就因所謂“家庭出身問題”而受到壓抑的人，他們因自身及家庭的遭遇而對毛澤東締造并力圖通過文革來鞏固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弊端有直接的切膚之痛，對於他們來說，反思那段歷史幾乎就是出于本能；另一類能够反思者，是那些雖然“家庭出身好”（所謂“根紅苗正”），但在文革之後能够始終堅持繼續學習，不斷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使自己思想認識不斷提高的人。李正權就屬於後者。

李正權家庭出身是地道的工人，“紅五類”中的頭一類。他的學歷也不高，文革爆發時只是個初中生。但他並沒有像有些自認為是“領導階級”的人那樣以“大老粗”為榮，因從小對學習的熱愛，特別是對文學寫作的愛好（文革武鬥期間他都在學着賦詩填詞），養成了不停頓地自學的習慣。即使後來下農村當知青，進工廠當工人，他都從未間斷過在逆境中自學。而且，全憑自學，不僅在文學創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績，發表了不少小說、散文及許多文史隨筆，而且還在質量管理理論研究方面取得了相當成就，出版了十餘本專著（含與人合作），成為國內知名的質量心理學專家。他寫的好幾篇短篇小說（見本書附錄），都是以文革武鬥為背景的，可見他對這段歷史的長期關注。

李正權這部回憶錄，并不局限于自己的個人經歷和感受，他還以較為廣闊的視野，在親見親聞的基礎上加以調查採訪所得，比較全面地記敘了重慶文革從文鬥到武鬥，從最初的“冷兵器”武鬥到後來炮火連天的“全面內戰”的發展演變，記敘了他所瞭解的武鬥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特別是他曾經朝夕相處患難與共的那些專業武鬥隊中正當青春花季的少男少女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樂，以及從搶槍到交槍、從戰場廝殺到戰後殺俘、從勝利進攻到敗退逃難的武鬥全過程中許多重要情節，許多在正史中不會記載的真實生動的細節。這些都是他在親身經歷中經過長期的觀

察與思考積累起來的，可以讓人更加真實地把握那個年代的脈搏。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是一部有關重慶文革武鬥的小百科。

我們這一代人（我比李正權大兩歲），從小是在革命與戰爭的教育中成長的，我們當時能夠讀到、看到的文藝作品，只有諸如《青春之歌》、《戰鬥的青春》、《戰火中的青春》之類。這樣的文藝作品讓我們受到一種把革命、戰爭與青春聯繫在一起的浪漫思想的熏陶，以致讓許多人從小就嚮往、憧憬著獻身革命、投身戰爭，甚至以未能趕上戰爭年代而深感遺憾，很少會想到戰爭的殘酷，更不會想到戰爭對個體生命、對人性的摧殘，更不要說文革中的“全面內戰”這樣沒有任何進步意義的戰爭了。李正權這部回憶錄，通過他自己以及他那些“戰友”的青春從文革戰火走過的刻骨銘心的體會，對文革進行了較深入的反思。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們，可以從中瞭解到許多教科書和文藝作品裏不會寫到的東西，也可以得到一些教益和啓示。

2014年2月9日于重慶風江閣

## 目 錄

內容簡介·····	1
序：刻骨铭心的回忆与反思·····	3
引子：“七二五”槍聲·····	1
1. 被封閉的歷史·····	3
2. 抹不掉的陰影·····	10
3. 從批鬥老師開始·····	15
4. 批鬥型武鬥的特點·····	23
5. 由辯論引起的武鬥·····	30
6. 從抓流氓到造反·····	36
7. 一不小心成了砸派·····	44
8. 武鬥全面開花·····	49
9. 拼鋼釘·····	55
10. 我的第一場武鬥·····	61
11. 武鬥升級為戰爭·····	66
12. 撤上南山·····	71
13. 黃山炮兵排·····	77
14. “我愛黃山是戰場”·····	83
15. 槍炮打爛重慶城·····	89
16. 建設廠爭奪戰·····	94
17. “八八”海戰·····	101
18. 火燒交電大樓·····	109
19. 去建設廠“提”槍·····	114



20. “八一八” 戰役 .....	122
21. 最黑暗的一幕 .....	129
22. 南岸的戰鬥（上） .....	136
23. 南岸的戰鬥（下） .....	142
24. 反到底派大舉進攻 .....	147
25. 對家人深深愧疚 .....	151
26. 槍不是好玩的 .....	157
27. 停火之後 .....	163
28. 體育館的苦難日子 .....	170
29. 小報和宣傳隊 .....	178
30. 反到底“逃難” .....	183
31. 專縣的戰爭 .....	190
32. 搶槍 .....	195
33. 我的“逃難”生涯（上） .....	202
34. “紅旗三〇三” .....	209
35. 戰火硝烟又起 .....	216
36. 我的“逃難”生涯（中） .....	222
37. 我的“逃難”生涯（下） .....	228
38. 都是瘋子嗎？ .....	236
39. 英雄的悲劇 .....	243
40. 武鬥中的男女 .....	249
41. 重慶崽兒 .....	256
42. 人是怎樣變壞的？ .....	263
43. 滿懷深深的懺悔 .....	268
44. 贖罪的日子 .....	273
45. 終於翻過山坳 .....	281
46. 還在疼痛的傷疤 .....	288
47. 只有走民主法治之路 .....	295
48. 歷史是不能封閉的 .....	302
附錄 A: 運槍記 .....	311

---

附錄 B：花落花開·····	314
附錄 C：願他在地下安息·····	322
附錄 D：被押下車的情人·····	341
附錄 E：一個強奸犯的故事·····	348
附錄 F：一件勞保服·····	353
附錄 G：一個亡命徒的故事·····	357
附錄 H：謝華俊傳奇·····	362
後 記·····	365

## 引子：“七二五”槍聲

1967年入伏較往年偏早，7月25日就已經進入二伏。那天，太陽很早就升了起來，火辣辣地灼烤著山城重慶，讓這個以“火爐”聞名的城市更加熱氣逼人。

一大早，我就匆匆趕到大田壩體育場。

按照預定的計劃，這天上午，重慶的反到底派要在大田壩體育場召開聲援武漢造反派的大會。7月20日，武漢爆發了“七二〇”事件，受武漢軍區支持的“百萬雄師”以及湖北省軍區獨立師的官兵們發動全市公開抗議示威，一批軍人衝擊東湖賓館，圍攻中央代表團成員謝富治和王力，甚至威脅到正在武漢坐鎮的毛澤東的安全，被毛澤東、黨中央堅決鎮壓下去。各地造反派紛紛舉行諸如集會游行、武裝示威之類活動，聲討“七二〇”事件的罪魁禍首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聲援武漢造反派。

文革開始後，重慶城三天兩頭都要開這樣的大會，一般安排在9點鐘開始。因為天氣熱，這一天的大會提前到8點鐘。雖然時間提前，開會的人還是像潮水一樣湧到大田壩。

我一趕到會場，就聽到八一五派攻打工業校紅岩兵團的消息。

工業校地處化龍橋，卡在沙坪壩到市中區的交通要道上，早就被八一五派視為眼中釘、肉中刺。7月25日凌晨，八一五派從各個單位調集了兩三千名武鬥人員，從前後兩個方向包圍了工業校，用步槍、衝鋒槍和機槍向紅岩兵團進攻，決心攻下這個化龍橋地區反到派的重要據點。

那時，重慶的大規模武鬥已經進行了好幾個月，但這樣公然動用槍支的武鬥還是第一次，標志著重慶的大規模武鬥已經升級，已經成爲一場名副其實的戰爭。

槍聲淒厲，劃破夜空，驚醒了化龍橋四周以及嘉陵江對岸從貓兒石到大石壩那些沉睡的居民。我有一個親戚住在化龍橋嘉陵江對岸的貓兒石。後來他告訴我，那天的槍聲把他們從夢中驚醒，翻身起來，從窗外往對岸看，只見那夜空中劃過一道道火光，讓人驚恐不已。

“七二五”的槍聲，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掀開了重慶文革戰爭的序幕。

大田壩離化龍橋不遠，直綫距離不到五公里，清晨的槍聲肯定能傳過來，讓住在體育館的反到底派的頭頭們聽見。得知工業校被包圍的消息，反到底派的頭頭們臨時開會商量。有人提出取消大會，但開會的隊伍已經陸陸續續來到。於是臨時決定，大會改在體育館前的廣場上舉行。體育場出口小，萬一八一五派打來，幾個門一堵，就麻煩了。

十萬人（其實也沒有那麼多）的大會總算按時召開，突圍出來的工業校紅岩兵團頭頭在大會上控訴八一五派攻打工業校的罪行，激起了與會人員更大的仇恨。那槍聲不僅沒有嚇倒開會的人，反而激起全場數萬人更大的戰鬥熱情。大會草草結束，與會的反到底派立即行動，投入到緊張的擴軍備戰之中。

那天，我就在那廣場上的人群中，與那數萬反到底戰友一樣，熱血沸騰，鬥志昂揚，似乎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就要來臨，似乎人生就要進入一個輝煌燦爛的頁面，激動而又慶幸，緊張而又興奮。

會後，我匆匆趕回朝天門，回家拿了一套換洗衣服就跑了，“義無反顧”地投入了這場史無前例、空前絕後、荒唐透頂的文革戰爭。

一晃就是近半個世紀。

如今，聽到看到一些人仍然在鼓吹文革，美化文革，讓經歷過那場浩劫的我匪夷所思。作為那場浩劫、那場戰爭的親歷者，我願意將自己的經歷、見聞和感受以及多年後的反思寫出來，奉獻給讀者，留給歷史，也算是對那些鼓吹文革、美化文革的人一個回應。

## 1. 被封閉的歷史

那年，我 17 歲，正青春年少，本應是人生最美好的年代。但是，作為兩派中的一名普通“戰士”，我和我的“戰友”們一起，喊著“為毛主席而戰，完蛋就完蛋”的口號，全程參加了那場荒唐透頂的戰爭，手持鋼槍打內戰，槍林彈雨忘生死，讓青春從那“史無前例”的文革戰火中走過。

那場戰爭讓我經歷了好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危險，雖然只讓我在手上留下了幾條不太明顯的傷痕，却在我的心靈上留下了永遠的創傷和沉沉的陰影，讓我經常惡夢纏身、夢醒惶惶，直到如今。

但是，那却是一段被封閉的歷史。

人們把那段歷史稱為是武鬥。

明明是一場實實在在的戰爭，却被稱為武鬥，武鬥似乎比戰爭好聽一些。

說起那場戰爭的起因，真是一個黑色幽默。1967 年 1 月，重慶的造反派響應毛澤東、黨中央的號召，投入“偉大的一月革命”，一舉奪了市委的權力，成立了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簡稱“革聯會”）。但是，由於奪權過程中在溝通上出現了一些問題，或者是個別人在權力面前花了心，一部分造反組織就不承認這個“革聯會”，接著就宣布要“砸爛革聯會”。而在奪權中獲得實際利益的那些人，就要堅決“保衛革聯會”。於是，前者被稱為砸派，後者被稱為保派。

砸派名字不好聽，後來，由支持砸派的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簡稱“省革籌”）副組長劉結挺提議，將砸派改稱為反到底派。保派名字也不好聽，為了顯示自己是正宗的造反派，保

派就自稱為八一五派。

1966年8月15日，重慶大學（簡稱重大）與附近中學的4000多名學生前往重慶師專，聲援反工作組的同學，被稱為“八一五”事件。因為“八一五派事件”具有造反的性質，後來重慶的造反派就被統稱為八一五派。造反派分裂後，保“革聯會”的一派沿襲了八一五派的名稱，以表示他們不是保皇派，而是造反派。砸“革聯會”的一派後來自稱反到底，實際上是暗示保“革聯會”的一派已經投降了。

不過，雙方稱呼對方，依然只叫砸派或保派，甚至稱為“砸匪”或“麻匪”——因有一個“保”字，與運動初期的“老保”保皇派相似，而那些老保曾被人們稱為“麻子兵”（據說是因市委曾給他們提供過夜餐充饑的麻餅而得名），因此凡被認為“保”者都被稱為“麻”。一般老百姓，包括那些沒有介入或介入不深的所謂逍遙派，往往也用砸派或保派來稱呼兩派。直到如今，那些年齡在60歲以上的老重慶人，說起當年的武鬥，也依然稱兩派為砸派或保派。但是，砸派和保派畢竟不是正式的稱呼，而且也的確不好聽，因此本書一律稱為反到底派或八一五派。

後來，“革聯會”被“市革籌”（重慶市革命委員會籌備組）、“市革委”（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所取代，但兩派的爭鬥却更加激烈，從小打小鬧到全面武鬥，從全面武鬥到全面戰爭，打了將近兩年。雖然後來不再公開打了，兩派的組織也被解散，兩派的諸多頭頭被抓進監獄，沒有抓進監獄的也大多握手言歡，甚至結為同盟，但具體到某個單位，兩派之間或明或暗的爭鬥，却藉助諸如“清隊”、“一打三反”、“批清”、“批林批孔”、“全面整頓”、“批鄧反右”、“揭、批、查”和“清理三種人”以及那十來年期間的歷次整黨等一系列運動，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中期。直到現在，當年那些參與兩派爭鬥的頭面人物，特別是那些幫派頭頭，雖然大多都已年逾古稀，依然還在專政機關的秘密監視之下。

重慶大武鬥是從1967年5月開始的，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67年5月到7月下旬，兩派使用的武器，主要是棍棒、磚頭、石塊和鋼釵、長矛。鋼釵、長矛雖然也可以算是

兵器（冷兵器），但與如今人們觀念中的戰爭可能還有一定相距，還不好說那就是戰爭。在這個階段裏，兩派基本上打了個平手。

第二階段從 1967 年 7 月下旬到 1967 年 9 月上旬，步槍、機槍、大炮、坦克、軍艦都用上了，那肯定是戰爭形態了。因為反到底派占據了生產槍支的建設機床廠（簡稱建設廠）和生產高炮的望江機器廠（簡稱望江廠），在這個階段裏占了“起手”（先手），贏得多輸得少。

第三階段從 1967 年 9 月上旬到 1968 年 8 月底，可稱為戰爭的持續階段。為爭奪地盤，戰爭時斷時續，邊打邊談，邊談邊打，大炮、坦克、軍艦沒有了，步槍、機槍只能暗暗使用或小規模使用（有時也公開地大規模地使用），再輔以棍棒、磚頭、石塊和鋼釘、長矛之類。因為八一五派得到駐軍五十四軍的大力支持，幾乎每一次戰鬥都是反到底派吃虧，八一五派總體上處于攻勢，贏得多輸得少。最後，在中央的強制壓力下，兩派都只好交槍，戰爭才終於完全停止下來。

附記：

說五十四軍支一派打一派，是有依據的。1985 年 3 月，時任五十四軍軍長的李九龍帶領走訪組專程回到重慶，看望受迫害受衝擊的老同志。在講話中，他承認五十四軍在重慶支左實際上就是支派，助長了派性，加劇了兩派的對立情緒。重慶文革戰爭期間，李九龍先是任團長，後任副師長，并曾任過九龍坡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對支持八一五派的情況有充分的瞭解。因此，他代表五十四軍黨委的談話還是實事求是的。

由于持續時間長，參加的人多，涉及的地方廣，影響又深遠，因此，在重慶人心目中，在重慶人嘴巴裏，武鬥與文革基本上成了同義詞。一說文革，就是說的武鬥；而一說武鬥，往往就是在說文革。

關於戰爭，“維基百科”的定義是：“戰爭是一種集體和有組

織地互相使用暴力的行爲。”“百度百科”的定義是：“戰爭是一種集體和有組織地互相使用暴力的行爲，是敵對雙方爲了達到一定的政治、經濟、領土的完整性等目的而進行的武裝戰鬥。”《辭海》的定義是：戰爭是“爲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武裝鬥爭”。

綜合起來說，戰爭一是有“政治目的”，二是“使用暴力”，三是“集體和有組織”。

按照这三條，重慶這場大武鬥的確就是一場實實在在的戰爭。武鬥中的兩派，雖然說著相同的語言，喊著相同的口號，却有各自的“政治目的”。正如毛澤東所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政治目的”這一條肯定占了。

再說“使用暴力”，也就是所謂的“武裝鬥爭”。在人們的理解中，“使用暴力”或“武裝鬥爭”的核心就是是否動用了武器（兵器）。如果說棍棒、磚頭、石塊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武器的話，那麼鋼釘、長矛就已經是嚴格意義上的武器了，更不要說步槍、機槍、大炮、坦克、軍艦之類了。

最後是“集體和有組織”這一條。1967年4月20日，重慶師範專科學校（簡稱重慶師專，現重慶師範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就成立了“誓死捍衛紅色政權指揮部”（簡稱“捍紅指揮部”），成爲名副其實的武鬥指揮部。接著，兩派紛紛成立自己的專業武鬥隊、敢死隊。到當年6月底，兩派都成立了能够統轄全市武鬥力量的指揮部，都有了自己的武鬥總司令。到當年8月份，兩派更是成立了諸如衛戍司令部、警備司令部之類直接指揮戰爭的機構。因此，把重慶大武鬥改稱爲是重慶文革戰爭，可謂名正言順！

那是一場真正的戰爭。兩派勢均力敵，陣地犬牙交錯。軍艦、坦克、大炮、機槍無所不用其極。連剛研製出來、尚未裝備部隊的像“三無”（無光、無聲、無烟）衝鋒槍之類的新式武器也拿了出來，在戰場上大顯神威。戰役一個接一個，規模一個比一個大。那戰鬥的激烈，像狼牙山，像上甘嶺；那戰鬥中的英雄，像董存瑞，



像黃繼光。其激烈程度，與後來的世界上那些著名戰爭相比，也毫不遜色。如果從參戰人員的英勇程度或者說亡命程度來說，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連參加過抗美援朝、參加過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的一些老兵也暗暗嘆服。一個目睹了建設廠“八五”爭奪戰的解放軍連長，對我的一個同學說：“老子在中印邊界和印度兵打仗，也沒有你們打得這樣凶！”經歷過重慶這場戰爭的人，後來都喜歡看戰爭影片。但是，在電視上、電影裏看到諸如柬埔寨內戰、波黑內戰、也門內戰、盧旺達內戰、利比亞內戰、敘利亞內戰之類的戰爭鏡頭，都忍不住搖頭罵上兩句：“那也像戰爭嗎？人都沒看到就亂放槍，打起好耍啣？”

那又是一場殘酷的戰爭。從1967年7月25日八一五派攻打工業校正式拉開戰爭序幕，經過短短幾天的擴軍備戰，重慶這座好端端的大工業城市，到處燃起了戰火，擺開了戰場，陷入了全面內戰之中。楊家坪、九龍坡、石油路、潘家坪、上清寺、解放碑、觀音橋、大石壩、黃山、上新街、四公里、北碚城……槍聲不斷，炮聲轟鳴，你攻我守，我爭你奪，今天你殺過來，明天我殺過去，打敗了的尸橫遍野，打贏了的傷亡慘重，直打到1967年9月3日雙方簽訂停火協議，整整打了40天！這40天裏，大大小小的戰役和戰鬥不知進行了多少次，不知打死打傷了多少人，燒毀炸毀了多少房屋！戰爭停火後，滿城傷痕，處處槍眼炮眼，解放碑附近的交電大樓、嘉陵江橋頭山坡上的二輕局大樓、渝州路上的河運校大樓、謝家灣的彎彎大樓以及楊家坪那昔日繁華的商業區，都成了一片廢墟！大坪到楊家坪的公路當時是柏油路，那坦克履帶的痕迹半年後都沒有消失。即使如今已過去了近半個世紀，在某些還沒來得及開發的角落，說不定都還能找到那場戰爭留下的痕迹。後來雖然停火，但戰爭並沒有結束，斷斷續續再打，規模雖然小一些，却打到1968年9月，又打了一年多！論規模之大、參加人員之多、戰綫之長、持續時間之久、動用的武器之先進，在重慶三千多年歷史中，還真找不到哪一場戰爭能夠與這場文革戰爭相“媲美”的！真是“史無前例”！

那却是一場荒唐的戰爭。“為保衛毛主席而戰，完蛋就完